

马克 著

前夜无光

税务战线反腐小说力作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马克 著

RBF70/66

前夜无光

税务战线反腐小说力作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夜无光/马克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80171-226-9

I. 前…

II. 马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9203 号

前夜无光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232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 7-80171-226-9/I·169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个发生在跨世纪前夜的故事，讲述者以知情人的身份，告诉你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：

某老板包二奶养情人的大宗钞票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个拥有一座座豪华别墅者是如何一夜之间暴富的？两个大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将怎样了断？官场上防不胜防的暗箭以什么方式射出？某些权力部门如何挪占国家税款“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”？一些所谓的商人如何弄虚作假偷税漏税？一些不法经营者是怎么伪造或虚开增值税发票行奸骗税的？而执法的税官们又是如何同掠夺企业利税的黑社会浴血斗争、攻克了一座座战线“关隘”？

小说以税务战线为背景，通过引人入胜、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，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改革带来的阵痛，深刻地揭示了反腐斗争的艰难。

引子

最近,不知我眼睛出了问题,还是脑子有了毛病,不论睁着眼还是闭上眼,总有两种影象在面前闪现:一种来自夜总会的:灯红酒绿,轻歌曼舞,暗香浮动,缠缠绵绵,迷醉并消魂。一种源于拉纤者的:肩负沉重,迎风沐雨,闯坎坷越泥泞,躬背前行,流汗也流血,号子如歌声。在前面的场合里,我常常看到一个叫左明的男人,一个叫洪大雷的男人,拥着穿得薄如蝉翼的妙龄女郎,飘游期间。在后面的场合里,我经常遇到常春局长、龙腾飞科长、施文秘书等一大群税务精英,头顶国徽,身着深蓝色税服,忙碌期间。

这两种影象,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,不断地交替出现在我面前,占据了属于我的所有时间和空间,使我辨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幻。

可我心里明白,我是被影象里的那些熟人和朋友缠住了。

—

2000年的国庆长假,对女税官上官瑾来说,过得甭说有多糟糕了。因为经济状况不佳,面对铺天盖地的节日旅游宣传诱惑,她和丈夫把出游的想法,牢牢地软禁在了心坎里。计划放假期间,在娘家、婆家和自家,老老实实、安安稳稳地呆着。

没想到第一天,两口子就闹了个天翻地覆。

直接的导火索是因为水饺皮擀破了,间接的导火索是因为

昨晚的房事没有做成。

两个人的战争，发生在一号上午。

11点多钟，夫妻二人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包水饺。她因思想总开小差，想着过节后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，担心着自己能否被划入离岗范围，而将水饺皮不是擀得中间出现了漏洞，就是擀成了长条，引来丈夫的埋怨。她是一个不好发火的人，虽然心中不快，但没有吐露出来。可在丈夫一连串的埋怨声中，她心烦得再也受不了啦，说：“别叨叨了，像个老娘们儿似的，光知道说别人，你瞧你眼睛总盯着电视，半天也包不了一个水饺。”丈夫两手捧起一摞水饺皮，粗鲁地说：“说你还不服，你看看这是人干的活吗？有的像我们工厂生产的垫圈，有的则像刀片。”她对丈夫不理解自己的苦衷，且出言不逊而感到恼火，大声说：“你说话干净点好不好，我看你是成天在家闲的，没事找事。”一句话，戳到了下岗在家的丈夫的疼处，丈夫立刻暴跳起来，口里说着“妈的闲闲闲，头发都闲得花白了。”一挥胳膊，将原本在手的水饺皮，摔打在她的身上。这下可把她激怒了，本来脸色就不好看，这会儿脸色气成了蜡黄，瘦小的身子微微抖颤起来，突然顺手抓起了面板上的菜刀。就在她犹豫之机，丈夫吓得向客厅外跑去……不知道她是摸错了家伙，还是清醒了过来，她扔下菜刀，又抓起了擀面杖，高举着急追向丈夫……瞬间，客厅门被丈夫关上了。一下子，两人被隔开了。于是，她朝着门玻璃，抡起擀面杖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一肚子的气愤泼洒了出去。一声脆响，惊动了在隔壁做作业的两个孩子，他们从房间里跑了出来。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手中的擀面杖，在不知不觉中滑落地上。透过那边上带着几块碎玻璃的、空洞的门窗，她瞪大的眼睛，看到三张带着惊慌表情的脸，心中一阵悸动，双眼涌出了悔恨交加的泪水。

说到这儿,有必要再啰嗦几句。两口子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,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。上官瑾由于受人事制度改革事儿的影响,近来情绪消沉,对房事也失去了兴趣,面对丈夫正常的性要求,一再拒绝。而性欲旺盛的丈夫,对她不能尽妻子的责任,很不理解,非常恼火,于是就时不时的借题发挥,发牢骚说怪话,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气。

夫妻默默地收拾完残局,又坐下来继续包水饺。包了一会儿,上官瑾起身去了厨房,把接满凉水的铝锅支在了炉灶上,刚要打开煤气开关,发现铝锅离油烟机距离太远,仔细一瞧,才看到昨天下午刚买的这只单头炉灶,四角没有支撑的皮垫,买时心不在焉,疏忽大意了。为抬高炉灶,使油烟机能把热气 and 油烟味抽走,她找来一块厚纸板垫在炉灶下面,打燃煤气,将火苗调至适度,转身进客厅包水饺去了。约莫过了一刻钟,她和丈夫闻到了烟味。她抬头朝客厅门方向望去,看到一股浓烟正从过道里蔓延进客厅,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,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出去。望着满厨房的滚滚浓烟,她本能地大喊了一声“救火啊!”丈夫听到惊叫也跑了过来。她指着炉灶处,蹿得几乎同油烟机一般高的火苗,一边惊慌失措地说着,“快泼水快泼水。”一边咳嗽着去寻水。面对这突发事件,丈夫却显得比较冷静,二话没说,冲到挂煤气表的北墙下,迅速关上了进户煤气管道的总阀。稍后,她将一盆水泼在了炉灶上,火终于扑灭了。面对呛人的烟味,丈夫打开了朝向室外的玻璃窗。她按下了油烟机的开关,见没有动静,又连续按了几下,依然如此,便自言自语地说:“八成是烧坏了。”浓烟渐渐散去了,这会儿他们才看清,整个顶棚、墙的上半截和门窗,均匀地涂上了一层黑灰;单头炉灶的保护层烧得面目全非,蓝色的油漆脱落一地,成了褐色的铁板;铝锅的外表黑糊糊的,两个塑料提把已经烧化;油烟机也被火舌炙烤得变了形,后



来拿去维修时才知道里面的线路被烤焦，几条线粘连在一起，导致短路。丈夫对引起火灾的原因感到莫名其妙，而她眼睛盯着手里仅剩的一角硬纸板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是没有皮垫的炉灶，烧热后烤燃了纸板啊！她自责：“怎么能把易燃物放在炉灶下面呢？太大意了。”丈夫明白后，说她“你稀里糊涂的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”“乍看起来是纸板引起的，其实是炉灶缺件引起的。”“我说将就用原来的双头炉灶，你不听，这下惹祸了吧！”“原来的炉灶总漏气，让你去修你说修不好，我只好买个新的了，要不煤气中毒怎么办？”“那你倒买个完好的回来呀，咋缺这少那的？”“我买的不好，你咋不去买呢？”她虽然嘴硬，其实心里已经认识到了，事故是由自己心神不宁造成的。如果那天买时自己认真地检查一下，也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啊！丈夫在一旁说：“如今卖东西的也太不负责任了，你在哪儿买的，找他们去。”是啊，找他们去，不能就这样算了，虽然自己买时没注意察看，那你卖者是如何为顾客服务的？她在心里说。



于是，她拎上那个烧得不成样子的炉灶，骑着从妹妹那儿借来的踏板摩托车，上路了。她来到商品城，找到那家专卖厨房用品的商店，把烧坏的炉灶往柜台上一扔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瞧瞧，你们卖的货，用了一次就这样啦！退钱还是换一个，你们说吧？”店里的一女二男围上来，看后不约而同地“啊——”了一声，惊讶之余，几人七嘴八舌地说：“咋烧成了这样！”“没有商标也没有标记，是我们卖的吗？”她听到这儿，忙说：“就是从你们这儿买的，没错，昨天下午4点多钟。”一个男的说：“那你把销售发票，给我们看一下。”她听了这话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心想糟了，我忘记开发票了。但又不能说没开，便装出寻找的样子，在几个衣兜里胡乱摸了一气，以失望的口吻说：“你瞧我这记性，忘在家里了。”几个人一看她拿不出发票，马上强硬起来：“这不是我们店里的东

西。”“你是来诈骗我们的吧？”“快走快走，别在这儿影响我们的生意。”说着说着，两个男的，把她推到了店外；那个女的，也随后把烧坏的炉灶扔到了门外。她怔怔地站在那儿，又气又急，跺着脚，指着那三个人大叫道：“我要上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。”三个人嘲笑着说：“你去告吧，我们难道怕你不成。”话是那么说，她是为自己找台阶下呢！她扔下烧坏的炉灶不管，无奈地推上摩托车走了。家里没有炉灶用，她只好到前面的国营商店里又买了一架，这回接受上次教训，开了发票。

在往家走的路上，她越想越感到窝囊，本来到商品城去买是为了便宜，这倒好，没想到惹出了这一连串的乱子，单灶头成了双灶头的价钱。干了这么多年的税务，总要求企业照章开票，而偏偏自己忘了开，去找人家“算账”，自己又拿不出证据，没法子，只好狼狈而返。你想啊，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，谁愿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浇呀！推还来不及呢！说一千道一万，都怨自己心事重重，老掂量着能否离岗的事儿，所以才精神恍惚，丢三落四的，一些该办的事儿没办利索，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，自己心里不痛快不说，全家人也跟着遭殃。因为她只顾想事儿，分散了精力，一辆横穿马路的板车到了眼前她才看到，急忙扭动车把，摩托车“咔嚓”一声，紧贴着板车的左尾部滑了过去，摩托车摇晃着倒下了，而她在慌乱之中跳下了车子。当她看到板车没有停下走了时，心中一股无名火噌一下燃了起来，在路人的帮助下，她扶起车子，推着追了上去。等靠近板车的时候，才看清拉车的是一位穿着土里土气的老头，她生气地说：“你撞坏了我的车，想一走了之？”老头说：“我没想溜，我是想把板车拉到路边上。”“你说怎么办吧，是跟我一块去修车，修理费你掏呢，还是给我钱我自己去修？”“大妹子，我承认撞了你的车，可我一个在城里捡破烂的，这一天快过去了，也没多少收入。”说着，从衣兜里

掏出了揉皱了的5元钱,“我身上就这么多钱,要不你拿去吧。”她瞥了一眼那脏儿巴几的板车和那只托着钱的黑黢黢的手,丧气地说:“算我今天倒霉,碰到你这个穷鬼,走你的吧。”车子是不能骑了,虽然损坏得不很严重,可前塑料挡板碎了一半,整个圆筒式保护圈刮得成了麻花,一部分挡在了前轮胎处,她勉强把车子推到了附近的一家修摩托车铺,跟一位师傅交代完,便拎起新买的炉灶,上路了。这地方到家还有三站地,乘公交车不方便,她不想再去花打的的钱,就沿着人行道无精打采地往家走。她想:又是一笔不该花的钱,听修车师傅说,可能在150元左右。这事儿不能告诉丈夫,要不又会惹起一场战争。车子一撞,很难修复到原来的样子,妹妹知道了肯定不高兴,又要费许多口舌去解释,有什么办法,谁让自己把车撞坏了呢!你瞧这一天里发生的事儿,件件叫人心烦,件件让人难堪。好了,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,不想了,它妈的,见鬼去吧!

可没过多长时间,好多事儿又涌进了大脑,无法排遣,由不得她不去思去想:听说我这个年龄段的很危险,有可能划入离岗范围,如果真要是离了岗怎么办呢?丈夫因所在工厂倒闭已经下岗,只发个生活费。自己离岗后虽然工资可能有保证,可奖金和福利没了,收入会大大下降。两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,每个学期一开学就得交学杂费每人上千元,两个学期两人就得4000元,还有日常的吃饭、穿衣、零花,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双方的父母已进入高龄期,像一棵古树一样,说不定那天就根枯枝死掉块皮的,随时都需要用钱,一旦用钱,而大多时候会远远不止百儿八十的,他们原来所在的单位都是大集体,退休时早一把结清,如今谁还管你的医药费,只有自己报销了。还有朋友熟人间的交往,左邻右舍的红白喜事儿,那一件不需要钱啊!这一笔一笔的开支,你没有别的来路,不去偷去抢,如何应付得了!是的,

可以去借，可你总不能靠借钱为生吧？如果到了那一步，如何是好？面对窘境，自己怎么办呢？看人家活得有滋有味，而命运咋就对我这样不公？总捉弄我呢！我的命难道就这么苦吗？天哪！这时候，几天前单位一些老同志在一起的议论又回响在她的耳畔：“我们这一代人啥命啊！上学不让多上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；孩子不让多生，分配指标计划生育；班儿又快不让上了，超编裁员分流回家。”“我们这一代人是文凭没文凭，要专业没专业，可这怨我们吗？是社会造成的，是那个时代造成的，是那个年代的政策造成的啊！”“有人说我们是历史遗留下的老大难，是过时的人，所以就把我们扔在一边不管了，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。”“现在嫌我们老了，当年我们轰轰烈烈地为党工作的时候，你们干吗去啦？没有我们这些老同志当年打下的基础，你们谈什么单位的发展、工作的开拓？”……是啊，她想：同志们说得多么正确呀！现实残酷地摆在你面前，政策无情地摆在你面前，谁也拯救不了你，你从生活里找不到有利于你的答案，向你走来的都是对你不利的因素，来自客观的和主观的理解都不存在了。

她想：我该怎么办呢？焦虑像一条大蛇蛮横地盘踞了她的心窝，苦闷像一块磐石重压在她的身上，她像落入了万丈深渊，找不到出路，她的精神之弦绷得很紧很紧，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呼唤阿毛一样，总在心里说：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……

二

令上官瑾最为担心的事，在节后的第二天发生了。



这天下午上班不久，就有不少老同志自发地聚集到一起。原来是有人从官方得到一个消息，在昨天市局召集的县（区）局长、副局长会议上，市局分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副局长，透露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年龄段，这说明市局党组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，也许已经形成了文字材料，上报省局审批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想，一位堂堂的副局长敢在众人面前信口开河吗？尤其这是关系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大事，绝非儿戏。



此风一传出，在分局内引发一场不小的骚动。尽管大家早已预料到作为全省的超编大户，在改革中会有大的动作，但大多数老同志的潜意识里，还是希望上级把年龄放宽，工龄放长，还是希望继续奋斗在税务战线上，毕竟他们在系统内干了几十年，对单位有着很深的感情。人只有工作着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，才能有会有条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；只有工作着，才能发现、发展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；也只有工作着，才能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多做贡献。这正如一位名人说的那样，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。所以，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工作权利，即将被无情地终止时，他们怎么会不激动呢！

“想不到啊！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工作的权利，离开了工作岗位。”

“谁说不是。不问青红皂白，领导也太狠心了。”

“我建议向市局党组反映一下咱们的意见。”

“恐怕他们不会见你吧。”

“那就让人事科的同志把意见带上去。”

“我看还是等一等再说。我们可是道听途说的，不是看到了红头文件呀。”

“看到红头文件就晚了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你不吃也得吃。”

大家就这么你一言我一句，莫衷一是。既流露出无可奈何



的情绪,也反映出着急的心态;既有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,也有对问题的见解和主张。

就在大家热烈地议论人事制度改革之时,因家中有事儿、晚一个小时上班的上官瑾,在冷不丁得知自己上年龄线之后,惊讶地叫了一声,目光呆滞,嘴巴大张,呆呆地站在那儿许久。之后她哆嗦着双手,无所适从地转着圈子。之后突然冲出房间,跑下楼梯,破门而出,漫无目的地奔上楼前的大街,横着穿越,跌跌撞撞,像一个盲人。就在她到达街心的瞬间,一辆飞驰的红栗色轿车,不知是因为车速太快,还是发现目标太晚,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,上官瑾被撞飞出十几米远。

当部分议论的同志发现上官瑾的反常现象,预感到她因为精神受到刺激,可能要出事时,从楼内追赶出来,可已经晚了。

侧卧着躺在血泊里的上官瑾,税服多处撕破,从头到脚血迹斑斑,不大的圆脸几乎成了一张红脸,嘴、眼紧闭,瘦小的身子一动不动,不知是昏迷过去,还是已经走了。见此惨状,同志们惊讶不已,有的女同志害怕地用双手蒙住了眼睛;有的女同志立刻就红了眼圈,流下了热泪;有的男同志紧张的大口喘着粗气;有的男同志弯腰伸手到上官瑾的鼻孔前,去探测她是否有呼吸。这时,得到消息的分局局长常春、第一副局长苗思水、检查科长龙腾飞、秘书施文及部分科室同志也纷纷赶到事故现场。当常春局长看到上官瑾的样子时,十分震惊,当时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,一张长方型的脸惨白得吓人,眼睛瞪得圆圆的,两只手先解开了税服领口,而后又攥得骨节嘎巴嘎巴地响,脸上迅速地闪过吃惊、自责、愧疚、痛心等复杂的表情。他心里明白,上官瑾伤势不轻,也许会危及生命,所以不能拖延,要马上送医院抢救。于是他说:“苗局长,请你带上四个人,把上官瑾火速送往市人民医院。时间就是生命,越快越好。我随后就到。”“施秘书,你马



上去打电话,通知110。”“龙科长,其余剩下的人员,由你指挥,看住肇事的司机、肇事车,保护好现场,等待公安人员前来处理。”声音是那样急切,口气是那样坚决和果断。

三

10

因为惦记上官瑾的生死,常春局长等交警一到现场,就钻进了黑色奥迪,让司机小赵拉着他,赶往人民医院。一路上,常春在心里默默地为上官瑾祈祷,希望她活过来。因为先期到达现场的同志告诉他,上官瑾还有呼吸。可他又担心这个柔弱的上官瑾经受不住这样的残酷打击,而撒手人寰,那么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家中老人,又怎么去面对这晴天霹雳呢!?又怎么……常春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,是常春装在兜里的手机发出的,他以为是上官瑾那儿有什么情况,便迅速地抓起了手机,没顾得上看屏幕上的号码显示:

“喂,她没有生命危险吧?”急促的话语溢于言表。

“什么危险不危险的,你有没有搞错呀,我这么大的一个人物,你都听不出来了。”对方显然有些不满。

“哦,是你小子。”常春恍然大悟,原来是热衷于炒股票的顶要好的老同学石林。

“我还欠你一顿酒呢,最近在股市赚了一笔,晚上我请你喝茅台咋样?”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。

“老兄,你就是请我去欣赏拿破仑炮架,我也不会去。你还是约你的小蜜去喝吧。”口气十分坚决。

“为什么?我可是请你了,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啦。”

对方明显是不高兴了。

“告诉你吧，我的一个干部还躺在医院里，生死未卜，我没闲心跟你唠叨，没事儿我挂了。”

“别急，我还有个好的建议，哪一天跟你侃一下？”

“过几天再说吧。”吧嗒把手机盖合上了。

这时，常春已到了人民医院门口，手机又居然响起，常春迟疑了一下，心烦地嘟囔道：“不会又是找着喝酒的吧？”没有接。跟门卫打了一个招呼，大步进了门诊大楼。最多有一分钟光景，常春腰间的汉显寻呼机又响起来，这回他不能不理睬了，他拿出来看到上面有这样几行字：

我和宗强科长，在长春路中段彩虹影院对面的巷口处，遇到暴力抗税，周围聚集了大批围观的群众，万望立即回电（XXXXXXX）指示。

刘小虎

常春的心“咯噔”一下子，脸上立刻现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，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。他感到两腿有点软，瘦削的身子直打晃，一同来的司机小赵，忙将他扶坐在走廊边的连椅上。

其实，静坐的常春，虽然双目微闭，可他的大脑却在急速运转。他一边默默地告诫着自己坚强一些，一边在考虑对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起手机，嘱咐刘小虎，马上报告 110，请求帮助；并让他转告宗科长，一定要与抗税分子讲道理，决不能对着干，同时要尽量保护自己；还告诉刘小虎，他会派苗局长去增援的。

四

栖凤市人民医院，不仅是直属征收分局的合同医院，而且还是市公安局处理由案件造成的人身伤害、人员救治的指定医院。这就是常春局长当机立断，把上官瑾送到这儿来的主要原因。当然啦，这儿的医疗条件，也是全市其他医院没法比的。尤其是治疗设备和医生，都是一流的。有两个医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所撰写的学术论文，在全国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因而，在有关部门组织的评选中，获得过奖励。

上官瑾被苗思水等人，用面包车送到医院后，因为不能动，两名同志便要去找医院的管理人员，借带轮的平板床。身板儿魁梧的苗思水说：“不用了。那样太耽误时间。”说罢，抱起瘦小的上官瑾就进了医院大楼，穿过楼道，直奔急救室。

值班的医生和护士看到伤号，二话没说，就忙碌起来。许是他们见得多、实践得多，熟悉处治伤员的方法，立刻投入到抢救中。一位女护士在一位领班男大夫的安排下，先给上官瑾注射了一针强心剂。紧接着医生和护士们一边用药棉擦拭伤口，一边用纱布进行包扎，在额头、两个肘部、腰部、左膝盖、左脚踝六处流血不止的地方，加了止血带。

随后，男大夫爽快地说：“赶快送治疗中心。”

“还是在二楼吧？”苗思水以前曾为看护受伤的一位做珠宝生意的老乡多次来过，所以他这么问男大夫。

“对，出门，向右拐，朝前走 30 多米，那儿有专为病人设置的电梯，上面有服务人员。”并说：“我通知了治疗中心的值班主任。”言谈中透露着热情。

大家推着上官瑾，在走廊里没走出几米远，迎面碰上了风风火火赶来的常春局长。常春望了一眼满身绷带的上官瑾，赶忙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边走边说吧。苗局长，上官瑾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咋说呢？到如今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真急人哪。”苗思水扯着粗嗓门说，“不过，你来了就好了。”

“这儿由我负责。你赶紧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吧。”常春边说边把自己的寻呼机递给了苗思水。“简要情况都在上面了。”

阅读寻呼机的苗思水，棕色皮肤，冬瓜脸，两腮肌肉抽动了几下，一对浓眉渐渐拧紧了。阅完，将呼机还给常春，说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去。”

“我已给刘小虎作了交代，公安方面我估计也快到了。苗局长，一定要配合公安，慎重地处理好这件事儿。”

“我会尽力而为的。你就放心吧，常局长。”

苗思水回转身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常春他们护送上上官瑾乘上电梯，很快来到治疗中心。当班的医生接到了通知，已静候在门口了。

一位方头大脸、喉结突出的中年大夫，对走上前来的常春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当班的冯主任。你是他们的领导吧？”

“对。伤者我送来了，”常春抓着冯主任的手恳切地说，“冯主任，你可一定把她救活啊！”

“不必啰嗦了，”冯主任不容置疑地摆了一下手说，“先作透视检查，跟我来。”

进了透视室，常春看到透视人员已准备就绪，各就各位了。常春想：别看冯主任这人说话不中听，工作倒是挺麻利的。

“到了这儿就得听我的”。冯主任毫不客气地命令道，“把病人抬到透视台上去。”

大家一拥而上，围在了活动床的四周。托起上官瑾，这当